陈众议／著

玻璃之



河北教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玻璃之死



陈众议／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玻璃之死/陈众议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2
ISBN 7-5434-41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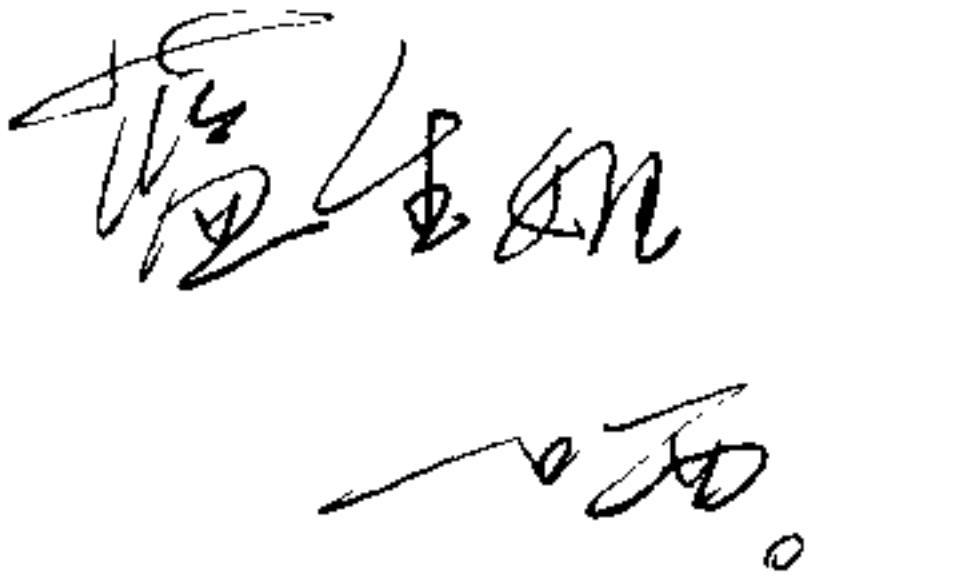
Ⅰ.玻… Ⅱ.陈…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183 号

书　　名	**玻璃之死**
作　　者	陈众议
责任编辑	孟保青　郝建国
装帧设计	温一莎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鹿印刷事务所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9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112-8/I·568
定　　价	16.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hina





献给你，为了你的阅读

China

美梦不醒（代序）

为什么冬天会下雪？
为什么春天花会开？
为什么星星会眨眼？
为什么燕子去复来？

梦想到嫦娥家做客，梦想去彩云间玩耍。

可是梦会老，梦会醒。于是，没有了许多为什么，又生出了许多为什么。

为什么同桌的她这么爱哭？
为什么同龄的他这么可恶？
为什么林妹妹多愁善感？
为什么崔莺莺柔情无骨？

梦想做一个英雄，似三国水浒气贯长虹；梦想当一回圣徒，唱罢《好了歌》成仙成佛。

谈何容易！人能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吗？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无风起波？
为什么同室操戈？
为什么？
为什么堂吉诃德会发疯？
为什么格里高尔会变虫？
发疯！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变虫!

有人说，那是幼稚症，那是狂热病；那是障眼法，那是变形术。

还有虚拟性和不确定。

然而，张三为什么利欲熏心?

李四为什么背信弃义?

为什么姐姐会下岗?

为什么弟弟会夭亡?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人说，因为太穷。

有人说，因为没有因为。

君不见富庶了的美国照样有杀人越货你死我活，文明了的西方依然在弱肉强食尔虞我诈?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还有美政者学彭咸抑志自沉，林栖者效玄豹洁身自熬?

为什么?

因为仁者斯世，无论为与无为、言与不言，都将是一个梦，一个绵延不绝的梦；一杯酒，一杯屡醉不爽的酒。它连同所有的爱情与婚姻、理想与悲鸣、仁慈与霜威、超脱与忍耐，化作一种期待，一种觞酌：期待希望，期待明天；觞酌知音，觞酌同人。

陈众议

于世纪之交

China

目　次

第一部　关雎

第一唱 …… (3)
第二唱 …… (48)
第三唱 …… (86)

第二部　采薇

张姨 …… (115)
雪儿 …… (142)
梦华 …… (168)
苏月 …… (193)
凯西 …… (222)
某某 …… (256)

第三部　国殇

之一 …… (267)
之二 …… (295)
之三 …… (321)
之四 …… (348)

不是尾声

China

BOLI ZHI SI



第一部　关雎

diyibu guanju

China

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法布里修斯、谢纳尔和哈里奥特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没有诞生米开朗琪罗，又有谁能提供给我们站在摩西雕像前的那种无与伦比的感受？同样，也难以设想，如果没有出现贝多芬，又会有哪一位来创作登峰造极的《第九交响曲》？

——阿瑞提

你用童年的四肢
抚摩盘古开辟的大地
哪怕荆棘刺伤了你的稚嫩

你拿青春的臂膀
拥抱女娲补过的天庭
哪怕烟尘污染了你的热情
你的目光在穿透中萎靡
耳膜也已经蜕化迟钝
惟有心灵像一角寂寞的港湾
或可接纳疲惫的美丽

——《守望者之歌》

China



第一唱

三月，就着雨丝潇洒，春色在第一节或最后一节生理课上亮相。她们正襟危坐，眯起秀眼，透过流海儿窥视赤身露体的MASCULINE，平素顾盼神飞的目光不再顾盼神飞，原本一样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大无畏精神烟消云散；你们则装模作样，若无其事，竭力掩饰了腾腾欲喷的火焰，颇具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大将风度。然而，你明白，你已经不是你。你化作耳朵，决不放过老师的每一句话，包括那些令人心颤的“这个”；你化作眼睛，在侵凌的穿透中不断辗转徘徊于细节毕露呼之欲出的FEMALE和姿容艳丽伸手可及的那一个之间；你化作淫荡的夜鸟，扑棱着，直奔太虚幻境而去……

“太下流了。”有人小声议论着。

人体挂图是小区老师从她做医生的父亲那儿借来的。

小区老师是学校惟一的英语老师，兼上这节生理课。

前二十分钟给了道学先生式的老生常谈，大家翘首期待急不可耐的是紧随其后的“青春之歌”。

China



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心肌收缩得几乎能生出电来；脉搏发出了沉重的撞击声，如海浪拍岸群马奔腾。浑身的鸡皮疙瘩使你打一个寒战，于是天塌地陷魂不守舍，但混沌稍纵即逝。老师敛色拨转话峰，又开始了十分雄辩的说教。

四十五分钟一晃而过。

男生女生分道扬镳。

你们大都去了操场，争先恐后地拥到了篮球架下，东推西撞，拼命争抢，宣泄着没处宣泄的能量；她们不是匆匆骑车回家，便是进了厕所。你想一切都没有变，你们还是你们，她们也还是她们，可你们和她们之间又明明产生了化学反应。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如风，如雾，如诗，如梦。

1

你是班长，贺红是团支部书记。你所以当班长是因为出身好，祖宗八代清一色工农；她不同，她当干部是校长的旨意。据说校长是贺父的老部下，可见关系非同寻常。

贺红虽有父亲这方面的红色背景，但同时也潜流着死有余辜的特务母亲的黑血。贺红因此而得了个“黑红”的绰号。据说贺红的母亲死得很惨。她老人家原先是傅作义将军的中尉报务员，本事了得，编入我军后任中原野战军某部通讯排长，为我军胜利渡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她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最后终因出言不逊而遭到冲击，不久畏罪自杀。贺红的父亲因此而受到牵连，官职一降再降。

你想像得出贺母青春妖冶的样子：西装革履，船帽歪戴，高视阔步，光彩照人……

和她的出身一样，贺红是位相当复杂的女生，乍冷乍热，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时红时黑，令人捉摸不透。

下午最后一节是英语课。

每次上英语课贺红都格外认真。日久天长，积铢累寸，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的英语不断长进。你本不喜欢那鸟语洋腔，但爱屋及乌，竟也咿咿呀呀煞有介事。你暗恋着风情窦生娉婷姣好的贺红，同时又醉心于容光焕发艳丽可人的老师。都说小区老师是在美国出生的，怪不得举止穿着都与众不同，一颦一笑也透着些洋味儿。据说她父亲是著名的外科医生、爱国专家，经常给中央领导治病，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接见。据说他与白求恩有旧，是白求恩大夫的生前好友。也许正因为这些足以藏之名山传之永久的据说，区老后来才没有挨斗，也没有被革职抄家关牛棚。生理课上见到的那两幅人体挂图，便是他老人家不远万里从北美带回来的。

你会明白，贺红喜欢小区老师是因为她在小区老师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母亲自绝于人民时她还小，现在恐怕连模样也淡忘了。虽说少不更事，但母亲的死何啻于五雷轰顶，不能不在她心灵深处留下创伤。父亲既当爹又当妈，对她关心备至，却始终未能消释她没娘孩子的凄凉、弥合她心中的伤口。

虽未敢做暴殄天物、独占三千佳丽之白日梦，可你鬼迷心窍，既喜鱼亦喜熊掌；贪色，却美其名曰博爱。你以多情而不轻浮风流而不放荡、色而不淫淫而不乱自饰，把英语老师当做美的化身，因而每次听她的课必全神贯注，但注意力都放在了她的光华鉴物风姿动众的身上，耳之目之不疲，色梦淫思不绝；又将贺红比天人，慕其玉莹兰芳纤尘不染色泽淡雅丽质天成。

你说小区老师与众不同除了她的穿着与工农兵格格不入外，还因为她嗓音甜美，加之面部表情特别丰富，说起话来又

China



爱做些稀奇古怪的姿态，举手投足之间漾溢着少见的妩媚。时下你们男男女女一色的中山装，偶有绿军装上身不晓得会得到多少人的啧啧歆羡。可她不。她依然我行我素，不是化裤了，就是连衣裙，而且还留着披肩发。你会明白，她还化妆，当然是那种高雅的淡妆，无非是描描翠眉，点点朱唇。但这使她在齐整整英姿飒爽的娘子军中鹤立了鸡群。多少次，你为她寻过词，但却少有合适的，无非是拾人牙慧，卖弄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增一丝太高，减一丝太矮；多一分太胖，少一分太瘦；沉鱼落雁之容，羞花闭月之貌……或者曹雪芹用过的闻之可亲，见之忘俗云云。但最不愿想起的是《诗·卫风·硕人》中的“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你总觉得用野草害虫表现女人之美是拙劣的手法，甚至是一种亵渎。当然，曹植笔下的洛神以为小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可喻其仪态万方丰姿绰约；“荣耀秋菊，华茂春松”可比其雍容华贵颜色姝美；至于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等等，则只须将秾纤换作异服，即活脱脱便是你的老师矣。

其实，任何比喻都是不精确的。

以后你会懂得，小区老师算不得绝色美人，而只是个肌肤微丰、修短合度、举止优雅、略施粉黛的成熟女子，充其量是容色姣好妍姿不俗。

后来你当明白，她的魅力在于一种被称做性感的东西，它使你神魂颠倒自制不能。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今天，不爱红装爱武装是娘子军们的共同选择。而她的布尔乔亚情调、她的仪态举措是那样的逆时代潮流，以至于不久的将来酿成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旷古悲剧。

下课铃响了，你悄悄地将一张精心折叠成同心结的小纸条塞进贺红的书包。纸条上写着：

China

今晚六点，在龙山公园门口等你。不见不散。

我爱你。

然后，你后悔不迭。

你明知道那是自作多情，而且去梯之言一旦泄露，自己被视做人所不齿不屑的流氓事小，贺红也将因此而背上黑锅，百口莫辩。于是你想收回纸条并向她赔礼道歉。但转而又想，这样一来，她或可原谅你的鄙薄和放浪，但却不会原谅你的胆怯和懦弱。再则，即便她拒不赴约，也难以说明她无动于衷。何况你怎么知道她就一定会拒绝同你幽会。

“幽会?”这是个多么放肆、多么臊人的字眼!

在公园门口等她，不见不散。这有什么？班长约支书……谈工作总可以吧？除非她谨饬处之或者根本不知道一向“矜持”的你会变得如此唐突冒失或者……但是，你坚信她识得你的笔迹。正因为你坚信她识得，所以才没有落款。

你早早地去了龙山。一路上，你想像了无数种可能，最糟糕的是贺红一气之下将纸条交给校长。那样一来，你就会身败名裂。请异性幽会就够荒谬的了，还有古今中外最多余又最裸裎的三个大字……

那三个字吹了气似的膨胀起来，占据了你所有的心灵空间，让你再也看不清它们的面目、说不清它们的含义。

“真丢人！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她一定会告发你……她会吗?”你自责自问，自问自责，脚也软了，手也凉了，脑子变成了糨糊。

但贺红的忠厚深沉又使你立即确定了这种可能的不可能性，何况她有过与你偶然相对时的局促和两眼放光。

“要是她没有看见你的纸条，要是她不慎把纸条弄丢了

China

……又会怎样?”

学校当发动全体师生检验笔迹，追查元凶，然后由此及彼，捉奸捉双。

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豁出去自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我党的一贯政策。

于是你想到了每一个老师，连同他们的蔑视。

你想到了每一个同学，还有他们的讥笑。

你甚至不得不想到你的双亲：他们是那么的老实巴交，以至于常使你怀疑自己的来历。

风吹起来了。你不由得打了个寒战。

你的脑海一片空白，且兀自有一种近乎殂谢的邈远。

哪位急行的路人不小心踩你一脚。你幡然醒来。

“至于吗？不就是张纸条吗？又不是反革命标语……再怎么着，也是罪不容诛啊……”这么一想，你居然豪横起来，于是挺胸收腹，大摇大摆，活像个迈步出监、准备英勇就义的老革命……

况且，你深信贺红是个娴静细心的姑娘，一定会看到你的“密电码”，并将它妥为保存；或者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立即予以销毁。

“要是她从此缄口不言，甚至一反常态，对你不理不睬，避之若瘟呢?”

你心问口，口问心，且走且停。

贺红没有赴约，但也并未像你想像的那样从此往后不理不睬，视若陌路。她一如曩昔，没事人一般。

你不知道那是沉着，还是不屑。

于是你寝食不安，度日如年，默默地揣摩着她的默默，见广区老师也是不尴不尬，再无往日的坦然。

China

终于是疯狂的季节，但你却愈来愈爱口识羞。有一天，那张荒唐的纸条突然完璧归赵，回到了你的手里。你欣喜若狂，如获至宝。累积了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惶恐、犹疑、自责和等待的白纸黑字在希望和亢奋中鼓胀、变形……

时值十月，秋意正浓，来自西伯利亚的第一股寒流刚刚拂过。傍晚六点的她身穿红色高领毛衣，毛衣外面仍罩着因为惟一而开始发白的草绿色军装。她一路走来，风尘仆仆。

你比她先到。假山四周的长椅上端坐着不少春意盎然的青年男女。

一对情侣在不远的一隅唱对手戏：

“谢谢妈！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高音喇叭也不知疲倦地慷慨激昂着。

贺红一见到你就大大咧咧地挥手招呼：“你早来了吧？知道这样我也早点来。”你明知道她在装腔作势，却一时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去山顶吧。”她说。

龙山并不高，只有二百来米，可山姿挺拔，树木葱茏。你们沿着山道弯弯，朝顶峰攀登。

山顶凉风习习，山下华灯初上；居高临下，似已透着初冬晨昏的寒意。你们不约而同地在望月亭中驻足远眺，兴味阑珊的城市尽收眼底。贺红默不吱声。你不知该如何打破这局促的宁静。

忽然，凉亭里的灯点亮了，将你一脸的尴尬暴露无遗。幸好贺红正全神贯注地俯视山下，仿佛连突如其来的灯光都没有察觉。你无所适措，多余的双手在暗自冒汗。

贺红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遂恢复常态。她转过脸来，用极严肃、低沉的声调对你说：“小区老师有麻烦了。校长昨晚到

China

我家告鸟状，说她胆敢诬蔑革命学校是‘庙小菩萨大，水浅王八多’；还说她一贯涂脂抹粉，用黄色图片向学生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说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听了很生气，替她打抱不平，结果遭到了父亲的训斥：‘小孩子不要乱插嘴。你不懂。’自从母亲离开我们，父亲还是头一次当着外人的面对我大发雷霆。我看小区老师要倒霉了。‘这回恐怕连皇帝老子也帮不了她了。’校长临走这么说。”

据了解贺老的人说，他参加革命前家中已有妻室，解放后又背信弃义，抛开了含辛茹苦的糟糠之妻，这才有了贺红的母亲。后来你会明白，贺红的母亲去世后，老头子又有了续弦之意，并在校长夫人的精心安排下追求过区老师，结果遭到了拒绝。更有甚者，区老师把老头儿臭骂一顿，说他喜新厌旧，色胆包天。

你含糊其词地劝慰几句，意思是吉人自有天相，小区老师不会怎么样的。

以前，你和她在一起讨论工作，议论国事，兴致所至，免不了古往今来、海阔天空一番。可如今你是那样心神不宁，那样犹豫不决。这恰恰反证了“心底无私天地宽”那句老话。照理说，你还是班长，她还是支书，你们仍然是平等的。可偏偏一切都乱了谱，变得怪怪的。你不禁自惭形秽起来，觉得自己从外表到内心都丑陋无比。你觉得你不可能得到贺红的青睐，一年来的提心吊胆已经把你折磨得精疲力竭毫无勇气。多少天多少夜编织出来的猥猥琐琐的美梦已然消歇。你再一次大彻大悟，梦想是梦想，现实是现实，二者有天壤之别。

当下无语，你兴意索然地从书包里取出一叠手抄本，上有同学们的眉批旁注。由于放学以后你径自来了，没有回家，书包还在身上。你把手抄本塞到她怀里，也算是投石问路。

你战战兢兢，不知她作何反应。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